宋史

百七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史三百七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等奉

勑修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

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秘閣為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

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還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徃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賫手書来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遣子澮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

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令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觀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黄潛善斥之明年知襄

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
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為亂縱火
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追及攸縣平
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
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曰君宗
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
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
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
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荊湖東路安撫司劇盜

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拒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穫既而援兵不至成怒子諲拒巳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顛隮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

運使進祕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

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

城與文贇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副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横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史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

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刼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
守況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
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
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
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
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
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鬭時
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罷以逸制勞蔑
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

以耕屯田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奬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羸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

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李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

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

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寃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来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使給事中劉寗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

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邑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君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

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愨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令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

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大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令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

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技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饕餮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

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牓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

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
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鬬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
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
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
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陜贍之劉光世
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
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秖
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
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
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
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
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
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衮令以功
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
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
凡受偽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
則謂在蜀失於大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
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

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為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脩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即位

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劾陷處州知原
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
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奬擢右文殿脩撰
管内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為
召為添差两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
為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煇言知原
為政乖謬詔復為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
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
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為吏部尚書以官

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暸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為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爕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爕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

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録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為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

桶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桶奏帥臣自斃桶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桶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廼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桶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

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榜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比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

詔旨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
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
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
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
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
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楠提舉
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
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
承平特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
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

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
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楙寬洪
醖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
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楙以立螭之
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
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遷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
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
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

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榷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琢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琢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無敢賛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寛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

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字四百个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其事豈便於國乎其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

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
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
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
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
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奸民言邑東地產金
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
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
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
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

孫二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上其帥孫羡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

禄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訐之
賫恨以殁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
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没者三百五
十五家蠲歳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
鋪免役民歳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
中之鐫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
庠幼頴悟七歳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
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
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
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

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

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冠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
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
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
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
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
王吉曾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
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
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
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
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

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陝

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因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

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勑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馬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試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三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止　胡交修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

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

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眞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

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

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徳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禄使廛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畀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

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頒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園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閹寺於閒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

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頗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毋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毋以非法非所謂孝勵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賡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賡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賡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

膚敏知貢舉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

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玨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宫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

疑焉頗有以慰塞群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内庭珏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劒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侍於殿上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西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珏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帝見素就冊

之宣政授傳國璽群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
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
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乂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
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
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後太平也比
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
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
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
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洽復止
馬忠統兵累行累名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

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為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為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

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為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為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

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為衞西京舟船恐金人藉以為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厚除戶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詔潛厚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為營造寖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

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為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荊陝江淮守禦之

略頗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玨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録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玨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

閭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衞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呉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州縣官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
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
欲便己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
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
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為監察御
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
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
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
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
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

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
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
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
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
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
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
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
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
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

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毁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盜攻蹂無全城

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静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奏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楠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閒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貢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

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楊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皐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皐皐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令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彊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

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邊患晦選若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

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
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為
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為詳定一司勑令所刪
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
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
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
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
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
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

日是宜為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
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
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
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
除頹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
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
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
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病
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吏並緣為奸
一上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

字四百十二个

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刋定頒行庶幾絶姦吏弄法受賕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上言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梲
耳因極陳堂吏冒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
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
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
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
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
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偽廷今付以郡無
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
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

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

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
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誥
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輙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
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
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
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藁五十卷
子繼敖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録校書郎建
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叅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
傳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

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荊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

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群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敎忠堂類藁十卷

胡交修字己楙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群盜乗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乗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

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爻脩䟽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携落亦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劒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

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
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
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
以為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群盜倡
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
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杞守常州坐
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杞佚罰
之故乃以杞屬吏杞疑為交修所譖上書告其罪遣
大理寺丞胡蒙詰常按驗交修無所絓然群從多抵
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為給事中

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
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强驗
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冐賞殺無辜罪江東
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
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
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
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
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
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
紙日作十數萬眞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

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章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眞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

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為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毋老頗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鄉去行復召矣既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祕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

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勵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
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
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
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
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
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
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
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吏部侍郎
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
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

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据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刋七司條勑崇禮所建明悉著為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趣川陜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

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淛自撓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已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已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揚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

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别除一官致仕熈寧間富弼以元勲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曽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提舉編修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録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

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録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効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淛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

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
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疲心夙夜殆廢食
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
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
聰敏絶人不為崖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
之英也中年頗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
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
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稾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

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衞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史三百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嶧

胡松年　曹勛　李稙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

在人心悩悩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為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㮚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為陣脚

次為戰船小為傳令皆可為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

賊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帝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為簡嚴今國家既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

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群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頼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旨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

矣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脩紹興敕
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
於舊貫今在有司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欲
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
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
為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
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
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
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

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

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荊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荊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

使副二員以一員兼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闕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輳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尚書誼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令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

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己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騆駒駟驔騂駧馳駰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

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省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省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證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省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令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

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
則無失陋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
衆頑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
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
以軍期吏緣爲姦歛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
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
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倶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
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
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

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為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為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入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

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令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荊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

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討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讎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纖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蠲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

為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鋭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頑嚚之人分給之剏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轀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

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胄
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為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
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孌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
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
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
謝克家孫覿為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
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

大臣之過頗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頗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令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庶服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楊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劒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
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
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
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
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簒楊雄不能死又仕
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
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

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

黄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闡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闡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闡薦闡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闡嚴

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觱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觱深語觱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欲容問計觱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内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觱後守南劒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遣

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
力戰甞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
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
入陣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
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
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甞知士安懼無功即函
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甞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
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
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甞欲造大舟

幕僚不能計其直胥敎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胥敎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内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秘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賛讀爲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

大悅曰朕久聞晦名今力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斂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

遂被褒贈已大咈士諭令恪子琢自陳其父不獲伸
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
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
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即行伍蒐簡之
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
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
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副充
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
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
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
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
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
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
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
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
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
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

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
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
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為任使庶幾外閫
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諜報劉豫於登萊
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
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
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
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
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
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

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
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
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
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
宮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
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
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
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
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
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

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

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朕父母并持韋賢
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
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
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
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
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
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
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
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

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来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衞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

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椬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
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
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
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絶環視左右無足
遣者有以椬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
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
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
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椬占對詳敏
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

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積三上表勸進願益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公蕩析積披荊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之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

皆屏黜浚亦去國稙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諲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稙姓名除戶部郎中　稙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稙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

盟朝廷將大舉以積漕運有才畧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强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為浮泛䟽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

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
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盧陵胡
銓為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
閤牋奏尋充康王府内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
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鬬公裔諭之乃解次磁
州軍民戕奏使王雲隨王車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
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
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王

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偽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王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陽公裔乞去潛善以為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

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
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
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
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搖已而求于帝銜之右
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
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
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
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為岳陽軍公裔遂換
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
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

恭崇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黄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冑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觷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為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决猶曰

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稙韓公裔發著忠藎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史三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

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為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已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

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
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
祈請乃以鑄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為報謝
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為不反欲竄諸
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
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
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
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

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
辨岳飛之寃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以後徧歷臺諫
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
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
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
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
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
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
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諡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
改諡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為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眙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

呂頤浩帥長沙辟為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
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
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
為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
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
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
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
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為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
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
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閤門受

旨升轉次翁言閤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内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頗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
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㬇皆以恩幸得官
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
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
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
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
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
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降散官謫
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
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閒邊警喜

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相遼漳州比與化尤為善地以此示罰入將玩刑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拓皐帝曰將帥成不戰劫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

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
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
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
懼檜疑其私相結納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
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㬇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
于帝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
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
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禀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
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為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

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為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

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皋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録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丐侯禼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還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為己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禼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十

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録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還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為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

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甘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己訴于檜訹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閌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

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
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閎
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閎去蘇州守臣言還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傅會其說謂光縱橫
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
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即數其害
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
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愿
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
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

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
間耿延禧為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
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
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
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
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
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
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
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
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

字四百个

青溪得客舟以行慁憂撓而卒

婁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

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

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
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脩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句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
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
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
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
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
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襃恤又

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雖世將傳炤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襄靖炤登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句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句姓本出古句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句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

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
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
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
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
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
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
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
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
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

四百九十个字

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

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盡不擇人為臺諫使盡
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
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
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
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
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三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
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
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又言孟庾
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
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為相盡黜紀綱乃竊賢相

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責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為然帝親

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
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
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
於愛君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
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
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
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
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過
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
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

老頑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為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為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

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
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
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
趙鼎儺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
僎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
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
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
内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
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

不悅溺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
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大原溺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
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
舉河防溺以點檢糧草從之為計畫甚切皆不能用
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
東塩事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
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
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溺曰若是則未可以
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
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

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
飛曰善無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
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斛鄂州
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
甦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
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
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
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
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鬨是

汝曹累大尉也諸将以諗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
叅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冊知荆南桃源劇盗
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禼不能制乃以
委彌許彌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
矣俊至則漸以徇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
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盗有號管天下伍
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為賊所獲民
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将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為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
升彌集英殿脩撰與将兩易彌至郡漕臣以游手易

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
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
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將敏為巡檢選丁壯千人
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
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
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
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鞫
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為飛謀議
奪職惟弼得免且為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
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
取特旨以終恵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
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
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
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
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為非欲從
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
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
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閒暇為備槽怒風汝楫論

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論
其冤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
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
長江之要華寵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
帝問或謂春秋有貶而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
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
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
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議
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

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為臺官中外悚懼多東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為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龥頔頌頎頫皆有文顥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温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為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既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為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

守以贓去振獨為辨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無功
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
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
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
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强勇者幾千人日
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
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
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壓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
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
可急釋械當為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

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
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
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
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
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七
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
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
浙西刑獄尋召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
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
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

必論盍自為去就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
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
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
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
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
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為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
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
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
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
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

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
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徇秦
檜議和時振為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
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
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
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
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
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
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
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

在掊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為闒茸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既而專用羅織掊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

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為名臣振居瀕江自父徹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饕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０７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２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６２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５６４５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１０７＆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